

雍正剑侠图

第六十五回 年钦差夜审梁妙兴 七星山三侠讨金牌

上回书正说到王环彩凤山刀劈杨山，镖打段世宝，童海川杀死飞天猩猩仇仁杰。仇仁义眼睛都红了，他往前扑身过来，钢刀“嚓楞楞”，迎风摆柳，盖顶就剁。张方在桌子上高喊：“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一块儿吧，叫他们哥儿俩前后脚儿，搭伴走得啦！”“海川一想：得！咱办啦。一瞧刀来了，右斜身儿，左手钺一翻，拿鸡爪一叼这刀盘儿，“呛”，一甩腕子他刀就飞了。右手钺往前一推立着，大钺牙尖子正在他小肚子下扎上，往起这么一抬，“扑”！可不得了，大开膛儿，仇仁义当时死于非命。一瞧这个阵势儿，金头寿星洪勋要哭哇：“哥哥，您瞧您约来的可真宰人呐！”又往前一直步，高声喝喊：“朋友！你倒是谁呀？”“老侠客，您要问，我是石老哥哥所约，石老哥哥所请，打架不恼助拳的。你对我哥无理，我就要对你无理！”上左滑步，一摆钺，急架相还，两个人又打上了。倒下来的桌子，倒了的板凳，倒了的死尸，一流血，血又滑，万一绊到哪儿就一个跟头。老侠这么大岁数儿，怎么能顶得住海川猛攻呀！老侠客叫海川给累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一边流着汗一边喊，一边动着手。石老侠真为难，这怎了哇？只听张方站在桌子上喊：“哎呀！把洪老头子累趴下！”

海川正要双钺加紧，由外头撞进五个人来，都是蓝粗布

一身，绢帕缠头，肋下配刀，斜插柳儿背着小包包儿，喊道：“老侠客！怎么您老人家的寿诞之期，院里死了人了？”洪爷知道再动手就得趴下，我借着这个台阶下吧。虚点一刀长身出去。海川分双钺抬头看：哦！真是口外的，归化城北大青山董家山的五虎：蹕山虎董仁，跳涧虎董义、过街虎董礼、拦路虎董志、吊睛白额虎董信。蹕山虎董仁见此情景，勃然大怒，按刀把子顶崩簧，“唰”一声响，后背雁翎刀亮将出来。高声喝喊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如此无礼！大青山的董仁我与你较量三合！”张方一想：这个人怎么办？张方多聪明呀，他觉得时机到了，猛地一声喝喊：“呔！你们知道你跟谁动手吗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，是驻马太原钦差年大人的随行卫员伴差官！你要跟他动手，叫拒捕钦差！”董仁要过来，张方这一嗓子可吓得董仁收回刀一摆手：“跑！”都是贼呀，见官人来了，“哗啦啦”撒腿就往外跑。老侠洪勋这么一听，“哎哟”一声叫道：“他是董海川！哥哥哎，您可真有出手的！您把官人给我引进来了，这叫干什么呢？”“啪”一伸手，把虎头墨鳞刀“当啷啷”一声响，扔在地下，双手往后一背：“哥哥您真好呐！您让官人上我这里抓我来了！”石爷心说：我哪是这心呐，我碰上的呀！张方从桌上飞身形下来：“来！先把这罪之魁、祸之首洪勋捆上！”司马良过来把老侠客倒剪二臂捆了。张方一指老侠：“石金声，你纵徒行凶！你也是罪之魁，祸之首，给我绑起来！”石爷心想：还有我呢？坏啦！那也过来绑上了。“王环，持刀行凶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绑起来！”哟！怎么刚才说着好好的话，现在又绑上了？司马良过来道：“兄弟，你受点委屈！”也把王环捆上了。张方的眼睛往四处瞧：“我看看，还

得找几个见证人呐！”剩下几个没跑的，撒腿就跑，绿林道的贼，到官府当见证人去，谁敢做证呢？全跑了。孙亮、何瑞等本家的人都在这呢，顺着秃脑门往下流汗。张方喊道：“你们这俩秃子过来！”“是是是，是是是！大人，大人！”张方心说：我算什么官人呐！“嗯——你师父洪勋今天这场事要赔吧？”“也赔不了什么，人家都给了份子了。您看死的这二位都给了二百两银子了。”“啊，对对对！要像他们这两人多好，连一杯茶都没喝，弄二百两银子！本应当把你们两人押往公馆，但因你家里头有这么一片事。快给人家帮忙的道谢开钱，你们两人把这死尸掩埋，把地上的镖擦擦！”孙亮一想：擦擦吧。把王环这支血镖给擦干净了。孙亮咬着牙恨王环，我们家的这场事叫你们给搅了，什么事啊！又听张方喊：“你们两人把死尸掩埋，血迹打扫干净，办理善后。完了事不准出离这彩凤山祥云岛，随传随到！”“是是是，是是是！谢谢您呐！”转过身，张方押着他们回太原府。

一进东门，来到路北的年公馆，往里走一直到差官房。刘俊他们都过来了：“师父，师父怎么样了？”海川把这事情简要说一说。大家都坐下。张方过来把石金声的绑绳解开了：“石老爷子您甭说了，对不起你们爷儿仨！像王环我兄弟就甭说了，捆就捆了。就是捆你们老哥儿俩，得提提！”海川这才过来行礼：“您多原谅！我是石老哥哥的朋友，因亲至亲，因友至友，我们都是朋友，不到万难，不敢惊动哥哥！杀几个人没关系，尤其这样的贼人，杀了就杀了，大人也绝不怪罪。我海川有大事相求哇！”“啊，兄弟，你说吧！什么事呀，到底为什么？”海川如此这么一说：“大胆贼人深夜入馆，盗走了‘代天巡狩，如朕亲临’的金牌，留下字，

他说‘庆寿上西天’，您又叫金头寿星，您又赶上做寿，您又是山寨的头目，我们不能不对您起疑心！”王环也是奉着公事捕贼的，他已经答应陈龙、贺虎和知府刘成，一定要设法请金牌拿贼人。因说道：“你们老哥儿俩祖居此地多年。有这么句话：‘土居古十载，无有不亲认。’你们哥儿俩给我们指出一条道来，只要有了一条线索，什么事儿没有。我再设法拿贼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老侠石金声摇了摇头道：“哎，海川！我们是一见如故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不错，在这一方洪勋的名，要比哥哥我小得多。按理说，你这么一问。我就应当给你指出贼人在哪儿。无奈几十年我不出家门，不入江湖、涉足绿林。贤弟现在还干着，他比我清楚。”海川点头：“那么洪老哥您就提提吧！”“哎呀！童侠客，要说有人在我的家里杀了人，您给我什么罪名我都领。但是金牌之事，我一概不知啊！”张方一摆手说：“别提了！石、洪二老跟师弟王环既然来了，我想请他爷儿仨到上房见大人，把今天的事情禀报一下。”到上房，年大人问道：“有线索吗？”海川摇了摇头，就把这次彩凤山祥云岛的事情全提了。年大人听了很赞成，忙给爷儿仨赐座，爷儿仨跪倒了磕头。石铎道：“罪民石铎拜见钦差大人！”年大人伸手相搀，转身问张方道：“你呀，怎么到这里来啦？”张方回禀道：“我是为捉拿采花羽士陈道常来到这里。现在我还带着镇江府海捕公文。大人是否让太原府知府打公事派专人交回镇江，公事就算完了。请大人也赏我一份差事，我也当一个随行卫员伴差官，跟您一块儿上四川得了。”年大人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我一定替你办！”张方高兴了。这时，年大人又转身安慰石铎和洪勋：“二位老侠客，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。这一次把你

们爷儿仨捆到公馆，你们爷儿仨受屈了！不捆可不好。如果让贼人认出您跟随行卫员伴差官董海川有交情，这金牌就不容易找，所以还求你们老二位设法帮着海川把盗牌之贼拿获！”停了一下，又对海川说：“你下去陪着他们爷儿仨饮酒用餐，替我盛情款待。”爷儿仨忙谢过年大人下去了。

这个时候，天可就快黑了。老侠石金声感激地道：“洪老兄弟，大人待我们弟兄恩重如山。只恨哥哥我足不出门多年，对现在绿林道的事，我确实知道得不太多，你比哥哥我知道的多得多。请问兄弟你还有什么顾虑？咱们可是朋友啊！你要知道点线索，就应当说出来。”说着话，酒宴也摆上来。洪爷看了看海川道：“董侠客，大人待我们爷们恩重如山，我怎么能知道不说呢！可有一样，盗牌之贼是谁，金牌盗走放到哪儿，这您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跟这种人接近。但是，有一个人跟这种人接近。咱本地有一个坐地分赃的头目，只要你在他的管辖地界做案，不管你偷些什么，不管这东西多值钱，你必须把东西给他销掉，他要三成账。他要三成账管什么呢？在本地你犯了案，在本地你出了事，有他给你一手遮天。这个人我认得。我看呐，贼人盗走金牌，也一定按绿林道的规矩该这么办。”石老侠点头：“现在丢金牌已经十来天了。你提出这个人来，大小是个线索。”海川问：“老哥哥，这个人是谁呀？”洪老侠这才说出来：“由太原府出东门，顺着城墙一直往北，走到东北角往东北方向走，二里多地有一座大庙。”石老侠一听：“你说的这座大庙，是九转还阳观呀？”“对对对！”“观主梁妙兴。”“对，他外号叫九转还阳道梁妙兴。”“哎呀！他的岁数也不小啦。”“他也六十多岁。过去他发卖薰香、蒙汗药，后来我劝他，

他不卖了。按理说，贼人按绿林道的规矩，他要把金牌从公馆偷出来，必先搁他那儿。咱们是不是设法把梁妙兴找到公馆里来？”海川道：“请都可以！您介绍的人，我们决不能慢待。这个哥哥您要相信！”洪勋说：“是这样！我去一趟得了。咱们把梁道长请到公馆，跟他商量商量，他如果知道提供一点线索，我们顺藤摸瓜，就可能把金牌得回来。不过，海川咱们得说一件事，只能把金牌得回来，如果把盗牌之人一块找，那算人家梁道长出卖绿林，他这饭锅就砸了！”“哎，咱们可以说他畏罪潜逃，或者是拒捕钦差，叫咱们给杀了。”“你再派俩孩子跟着，一来多一个人多一心路，二来这也可以证明哥哥我，万一到那儿没有，他不知道，他又不在家。这些事情我不用说，你带着人去自然好说话。你这替哥哥我着想！”海川点了点道：“那派谁去呀？”旁边转过二人来：“师父，我们哥儿俩去吧！”海川一瞧：是插翅鹤杨小香，一个叫杨小翠，这是亲哥儿俩。说好了，杨小香、杨小翠、老爷儿仨全都带着军刃，由公馆出来。

出东门过了吊桥，顺着河沿来到东北角。往东北走一里多地，密林深处，真有一座大庙。红围墙，三层殿，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，孤零零一座。来到西角门，洪爷“咄、咄、咄”一敲门，里边有点灯亮，接着传出话来：“谁呀？”“啊，道童你开开，我是从彩凤山祥云岛来。”道童把角门开了，洪老侠问：“道童，当家的在家吗？”“我师父在家呢！”还没等进去，就听院里有人念佛：“无量佛！哈哈，今天小弟事情太忙，有失远迎，请兄长原谅！”小道童掌着灯光。喝，这老道是一位有六十岁的大高个儿，肩宽背厚，蓝道袍，左肋下配着一把武刃双锋鲨鱼皮鞘的宝剑，垂着灯笼穗儿，穿

灰色中衣厚底云鞋，水袜过了膝盖，背插大白马尾的蝇扫；四方大脑，一脸的横丝肉，大三角眼，大鹰鼻子，花白髻用杨木道冠扣着，金簪别顶。只听老道说道：“无量佛，老兄呀，我真对不起您呐！我想着明天给您祝寿，不想您倒先瞧我来了。”又指着杨小香哥儿俩问洪勋：“这俩小孩是谁呀？”“这是新近收的两个小徒弟，杨家的两个孩子，他叫杨小香，他叫杨小翠。过来！见过你师叔。”小香、小翠赶紧过来一躬到地：“拜见师叔！”“哎哟哎哟，贤侄，我可不敢当！”说着，来到二层殿的东配殿，挑帘进来了。里头灯火通明，架几案八仙桌上放着许多的经卷，两旁边摆着椅子和木凳，经架子上一擦一擦的经书，很讲究。请洪爷坐下，小香哥儿俩在老师的背后一站。梁妙兴也坐下问道：“哥哥，今天热闹吗？朋友到得多吗？”“哎呀，山南的，海北的，凡是哥哥我认识的，宾朋今天全到。大杀风景就缺你呀！”“是啊，我头两天就把礼物给您送去了。”“我知道。你不去我真不高兴！”“哥哥您也太客气了。哎，您怎么有工夫到这里？朋友们都走啦？”“哎，只是今天出了点事。”就把彩凤山祥云岛闹事儿的情况全谈了。“人家随行卫员大人们把我们弄到了公馆，年大人不但不加罪，而且温语相劝，和颜悦色。不瞒你说，兄弟，你别记恨我把你提出来了。要知道金牌的话，您可别送哥哥吃官司！”

“无量佛，哥哥您这算对了。人家钦差大人年羹尧干什么去呀，奉圣旨直奔四川开仓放粮。兄弟我是个出家人，我要知道这事，我要不提，四川省的父老就得等着，多一天就多死多少，那不全死在兄弟我的身上了。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怀，‘举足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’。哥哥您别

再往下说了，这金牌可能有八寸椭圆，上面有两条龙，有一挂金链，一共八个朱红大字，‘代天巡狩如朕亲临’，中间是御宝，是不是这样？”“嗨，兄弟，我没看见过，我哪知道呀！”又指指杨小香：“他们是钦差大人手下的随行卫员，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。我也跟年大人夸下了海口，把兄弟你要请到公馆去。你要尽一些绵薄之力！”“小弟我应帮忙，愿把它说出来！一会咱们一块儿走，不但把金牌拿到公馆，我还到公馆请罪！”“兄弟何罪之有？别说你这点事，哥哥我那今天几条人命，年大人说了，既往不咎。兄弟，你把金牌献出的功劳就太大了。咱们走！”“哥哥，先别忙！我这饭已经得了，多少咱们得吃东西。”“公馆吃去吧。”“不！这怎么能成呢？咱是干什么的，咱跑人家那儿吃饭？吃点东西，咱们就一块儿走。来呀！赶紧准备。”八仙桌往外抬。一会，一样一样的素菜摆将上来，一个大黄砂酒壶，四个黄沙酒碗。没想到一气喝了三碗酒，爷儿仨个就觉头重脚轻，再看梁妙兴，也是一样。啊呀！一晃悠两晃悠，“噗哒”一声，四个人全趴下了。

正这个时候，一挑帘一个小老道在头里，提溜着一把凉水壶，三个小老道在后头。进来之后，先含了口凉水，照着梁妙兴的脸上，“扑”一喷，连喷两口水。一会儿的工夫，梁妙兴缓过来了，伸手把脸水往下抹了抹，喝道：“把这爷儿仨都绑到椅子上！”五花大绑捆好了，拿过解药来给这爷儿仨一闻。金头寿星洪勋猛然间自己醒过来，一睁眼，哎呀！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想不到我洪勋多半辈子的人了，到老了栽这个跟头！我姓洪的死无关紧要，我对不起海川的两个弟子！便问

道：“梁道爷！”“哎。”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“哈哈，老侠，我梁妙兴是吃绿林饭的呀！你把我出卖给官府，我说出金牌，我出卖了绿林宾朋！你出卖我可以，我梁妙兴决不做不仁不义之事！你明白了吗？”“看起来你是惦记要我洪勋一死呀，与这两个孩子可没关系！”小香、小翠也明白过来了，一看这么回事呀！既然被擒，等死而已，一低头，一句话不说。“洪勋你不用多说了！你投降了官府，出卖绿林。你既然来了，那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！你那里的事情，朋友全告诉我了，我姓梁的岂能不知。得了！”一伸手从洪勋身上“嚓楞楞”把虎头墨鳞刀拉出来了：“咱们两人也几十年的交情了，我是干什么的你也知道。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？”洪老侠大笑：“哈哈，梁妙兴呀！老夫既然一时不察，被你捉住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又何惧！我洪某不过一死。”梁恶道点头：“那个，算你认得事，你想活也办不到！”一伸手“唰”地一下子，把虎头墨鳞刀就举了起来，照着老侠洪勋的顶梁就劈。猛然间，就觉有人掐脖子，梁妙兴个头儿可不小啊，那人一坐腕子，伸左手一托他的屁股蛋，“当唧唧”一声响，先把虎头墨鳞刀扔了。跟着磕膝盖顶腰眼，抹肩头，拢二臂，四马倒攒蹄，把梁妙兴捆了个结实实实。

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前来搭救。这事儿真巧极了。金寿星洪勋带着小香、小翠爷儿仨一走，老侠石金声说道：“海川呐，咱们爷儿几个吃着等着吧，都有点饿了。”爷儿几个坐好了，酒菜齐上，推杯换盏喝了两盅酒。张方把酒盅往这一搁，道：“哎，我说洪老头这人到了九转还阳观，他准没命了！哈哈，他死了咎由自取，那算活

该！可惜，把我们两个好哥哥的命也给搭上了。”老侠石金声一听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海川也问：“方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“我干什么？我就是说自己无能，没金钢钻你揽什么瓷器活！到了九转还阳观他准没命了！”“你别瞎说了，洪老侠确实跟梁妙兴有交情的。”“再有交情也是冰炭不同炉哇！过去，老侠跟他是一行，现在老侠跟咱们走了。尽管梁妙兴今天没上彩凤山，难道说彩凤山祥云岛的那些贼不认识他？所以他们爷儿仨去了就有危险。叔，这么办！咱们爷儿俩打个小赌。现在别吃饭了，您问问石老侠，到九转还阳观这条道怎么走，您走一趟。如果说没事，那不更好吗。咱们不能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但是梁妙兴他不是个好人！您说我想得对不对？”“老侠石金声点了点头说：“孩子呀，你想得很对！你帮你叔父查办四川有大用途！海川，这个孩子想得没错。勿临渴而掘井，你去了没事就回来，有事不正好吗！”海川说：“要是那样，我瞧瞧去。”说了，海川可就出了城，按着指明的道儿，过了吊桥一直往北。海川一边走一边想：老侠和梁妙兴本是朋友，即便他不乐意，也不至于陷害呀！等到了还阳观，一见四处无人，海川一拔腰，就上了这山门，扒中脊往下一看：黑暗暗、雾沉沉，可就看见东配殿的灯亮了。正听见这里边喊：“洪勋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！”海川心说：我再晚到一步就大错铸成！忙飞身形下来，“叭”一挑帘，梁妙兴的刀都举起来了，只好掐住他的脖子一举屁股，扔了出去，救了洪勋。海川忙去挑开洪老侠的绳子说：“老哥哥您受惊了！”“哈哈，海川，真没想到，终朝打雁叫雁给啄了眼！嗨……”洪老侠备叙前情。“贤弟呀！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啊？”海川一瞪眼，把小

老道全叫过来：“你们四个人领着搜查金牌！如果你们要不好好的帮助我们吧金牌拿到手。你们四个人虽然年轻，也跟梁妙兴一律同罪！”“无量佛，这您放心！大人，我们一定帮您找。”连着搜查了三次，金牌没有。海川狠狠地道：“好吧！把他们四个人五花大绑起来！把梁妙兴给他下上脚绳。”押着恶道直奔公馆。

到公馆，直奔差官房，把这五个老道重新捆好。海川来到上房，面见年大人，把刚才的事情都说了：“幸亏张方料事如神，那么我才到了九转还阳观，把这爷儿仨儿救了。”“海川呐，那么金牌呢？”“三次搜查这座庙，梁妙兴说的不是实话，庙里根本没有金牌。当然，他知道金牌是什么人偷的，金牌落在何处。不过这个贼人是江洋大盗，恐怕审不出实话来！”“啊，海川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。你传话，让太原府知府刘成，带着三班人役，把刑具全都拿来。本钦命要夜审恶道！”海川来到差官房马上让爷几个准备。刘俊直奔知府衙门，刘知府赶紧传话。三班人役，陈龙、贺虎，一个是八班总役，一个是八班总带班的，完全都准备好。马上各持鞭、牌、锁、棍，带着刑具，来到钦差大人的公馆。

往里这么一通禀，把梁妙兴砸上脚镣，锁好脖链，有差人看住了。然后，年大人吩咐一声：“升堂！”眨眼之间，大人升坐大堂，快、壮、皂三班人役，往两旁一站，喊喝堂威。“来呀！带贼人！”带班头拉住了脖链，“哗楞楞”脚踩黄瓜架，梁妙兴跟在后头，一直来到堂口，“啪！”脖链一使劲，“哐叽”他就跪在地下。“啊，犯人梁妙兴拜见大人！”“梁妙兴，金牌现在何处？盗牌之贼又是哪个？现在何方？

如能帮助官府把金牌请回，将功折罪。如其不然，二罪归一，焉有你的命在？讲！”年大人沉着脸，“啪！”惊堂木一拍，两旁边的人役齐喊：“讲讲讲讲讲！”夜静更深，梁妙兴也真有点儿含糊：“啊！大人，罪民只知奉公守法，与人无悔，与事无争，我是个出家人，只知拜佛烧香。金牌之事一概不知，盗牌之贼，出家人跟他素无往来。请大人量情超生！”“梁妙兴你真是顽贼！量你不招！来呀！重责四十大板。”带班头立刻一架梁妙兴，往下一撤，“啪！”一掉脸，脑袋冲外。该垫的垫了，垫好以后，把中衣脱下来。皂班头一抡大板，叫青龙绞尾，就这一板子下去，“噎”一下，这肉就起来了。二一板子，“唔”！“金凤夺窝”，“啪”，肉就开了花。“啪啪啪”！这四十大板，打得梁妙兴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溅，晕过去了。立刻准备草纸门儿点着熏他，也不着急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熏过来了。“啊呀，无量佛！”马上把他中衣稍微地收拾一下，掉过脸来，就势就跪在这原处。“你要知道官法如炉，真如炉啊！实话实说，有你的命在。不说实话，我将你活活打死，立毙杖下，豁上钦命的乌纱不要！讲！”“哎呀！没什么招的呀！大人，我是一个良民，我是一个良民！我是一个安份守己的三清弟子！决不敢越理胡行！我确实不知道啊！”嘿，年大人一咬牙：“梁妙兴你敢滚堂抗刑不招！来呀！夹棒伺候！”夹棒是五刑之祖哇！一长两短，三根无情木，带皮绳，“啪喳喳”往梁妙兴眼前头一搁，皂班里管用夹棒的全过来了，在旁边站着伺候。“来，动刑！”三根无情木立起来，在两腿的腿腕儿当中一根儿，边上一边一根，有个圆槽，整搁在梁妙兴里外所有的踝子骨上。一堂夹棒下来你不招，你这人也废了。执行人一勒梁妙兴的头

顶，梁妙兴脑袋往上了。左脚横着一踹他的脖子，两只手一拽辫子，不能让他脑袋回去。要回去用上夹棒，他就得吐血。两边两个官人把他的两个胳膊给架住，一条木杠压在他的腿肚上。然后，把这夹棒上好，拿皮绳套住了，看着这大人。年大人用袍袖一挡脸，伸出四个手指头，用四分刑，把这格儿往上打四个格。一个格你都受不了啊！甭说二格、三格、四格。年大人喊了一声：“收刑！”两旁边的官人一揪这皮绳，躬蹬步的架式，两旁边一拽，夹棒底下里这么一收，一紧。当中一根木头，一边一个槽，是里边的两个踝子骨，外皮儿的两根短木，里边一个槽，把外皮儿的踝子骨也扣上了。底下就这么一紧，梁妙兴痛死过去了。等把梁妙兴熏过来，他可就骂上街了：“赃官呐！我没什么招的！”哎呀，这四分夹棒，梁妙兴都没有什么口供。杨师爷在旁边，汗可就下来了。啊！年大人是帘内的官，也就是在皇上周围，属于内部官员，不是外省府地方官员。当着太原府知府刘成，万一大人一恼，接茬一用刑或者死在刑下，可没有口供，那个你做官的可就要丢官！

这时，大堂上连一个敢出大气的都没有。刘成也低着头，不敢看年大人。海川这些人都在两旁边站着。这时候，张方过来了，单腿一打千：“张方拜见大人！”“嗽呀，请起！你有什么话说？”“犯人显然是江洋大盗，他一身的贼骨。只凭大人手下的这个刑法，看来无济于事！”“依你之见呢？”张方有意越俎代庖：“大人，我要替您审案！”大人点了点头，他正愁问不出来，心里头恼着呢，见张方讨这份差事，总算给自己个台阶，便道：“好吧！上差。来呀，给上差看座位！”张方单腿一打千往这一坐！“梁道爷？”“无量佛！”

“哈哈，你认识我吗？”“嗯，不认识。”“梁道爷，我姓张名叫张方，有个外号我叫病太岁。蒙大人恩典，提拔我为随行卫员伴差官。你逃得过大人眼睛，大人是佛心，对你下不了狠手。我呢，也是心肠挺软的，跟豆腐一样。依我说呀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伺候你一人，你呀，乖乖地招出来，你也省事，我们也省事。可是有一样，你逃得了官刑，你逃不了私刑。如果你要不招。告诉你老杂毛，那我可要整你！”梁妙兴瞧这位尊容，可够凶啊！“啊，张卫员大人，我确实没什么招的呀！”“好！你不是不招吗！我给你上点儿刑。”张方起来可就奔梁妙兴的身背后了。转了一个圈儿：“梁妙兴，还是说吧！”“我没什么说的。”“好！我对付对付你。”转到梁妙兴的身背后，他一伸手从袖里拿出个东西来，长把儿，挺长的一个大鬃刷子。“梁妙兴，你招吧！”“没什么招呀！”“好嘞，那你瞧我的！”梁妙兴屁股蛋肉完全都打烂啦，他就拿着大刷子照着烂肉上刷，“啪”就一下，这都是烂肉哇，拿着大硬鬃，就这么一刷，梁妙兴“咕咚”就死过去了。

又拿草纸门儿一熏，一会儿就熏过来。梁妙兴破口大骂：“好小子，你要我的命啊！”他浑身颤抖，体似筛糠，哆嗦成一个团儿，鼻涕儿、鬓角、额角都是豆粒大的汗珠子往下掉。“哎呀，好畜生！”“嘿，不但不招，你还骂我！”“刷刷刷刷”连着就四五下。“哎呀！”又死过去了。连三次，没口供。张方在旁边这么一展眼：“小子，你真是不招哇！我还有主意呢？”他转身走了，又到外面藏了个东西回来。他搬过椅子，往梁妙兴身后一坐：“梁道爷！”“哎呀！张大人！”“上回咱们这马刷子刷烂肉你感觉怎么样？不好受吧！你瞧见没有，我可还有高的呢？你赶紧说出来。你要不说，

我可再给你点儿厉害看看！”梁妙兴心说：我说了就得死啊！我都受了刑，就得顶着！说道：“我没什么招的。屈打成招，也不算是你们有本领！”“嘿，杨师父，准备录供。来呀！把他的鞋袜子扒了去！”差人过来，把鞋袜子一扒。张方伸手拽住他的脚腕子给提了起来，往自己的腿上一搁，脚心冲上。张方把袄袖里的大刷又拿起来了。张方笑道：“既然你不招，我也没有什么出手的啦。小子，我刷你！”拿着刚烤完的软毛刷刷老道的脚心，让老道痒痒。就这么一刷，梁老道含糊了，“吭吭吭”一笑。他有这满身的刑伤，再让他乐，他乐得出来吗？比哭都难看。“好小子，你让我乐呀！得了，我服了你了。我招了！”大家伙儿都不敢乐，连大人都不敢乐。

梁妙兴确实在九转还阳观坐地分赃。他以前卖过薰香、蒙汗药，他后来就不卖了。只要是他管辖的地面，有贼人做了案，必须在他那搁三天。那么这回金牌到底是谁人偷的呀？前文书咱们表过，剑山的军师云台剑客燕云风，三月三亮镖会之后，第一批他就派了俩人行刺钦差。一个就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，一个就是红毛秃狸子马俊。马亮是马俊的叔，这个老贼年岁也到了，老奸巨猾。马亮知道下步再行刺，就不好办啦。怎么不好办？打草惊蛇，人家防备了。马亮一直从保定府跟到太原。到了太原以后，夜晚之间，他设法进来，躲开海川爷儿几个的监视，他是准备行刺。但是他不认识大人。最后，他来到中厅，见了金牌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摸着黑，就写这么几个字。他把金牌揣起来，把纸条放在这里，他飞身出了公馆。真按着绿林道的规矩，马亮来到了九转还阳观，面见梁妙兴，把金牌拿出来啦。梁妙兴一瞧：

这可也是个大事，因为是钦差大人的“代天巡狩，如朕亲临”的金牌。问：“马大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刚要把金牌收起来，就这么个工夫，小老道进来了：“师父，外头来人了。”“谁呀？”“七星山狻猊寨踩盘子伙计！您的一个朋友，叫野鸡子刘华，刘师叔来了。”“哟喝，请进来。”马亮说：“等等，谁呀？”“这是我的朋友。”一会儿，刘华进来行礼。梁妙兴道：“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无量佛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，这可是你的前辈，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。”刘华一听，“哎哟，您是师父！”趴地下就磕头。马亮一撇嘴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七星山狻猊寨的踩盘子伙计。我姓刘，叫刘华，有个外号我叫野鸡子。”“哎哟喝！久仰，久仰，快请坐吧！”“你干什么来了？”“我这是公事啊！隔不几天就到这儿来一趟。因为梁道爷在这个地方早说出去的，绿林人办了案，都得要经过梁道爷。一来到这儿歇歇腿，喝点、吃点东西。二来，打听打听有什么俏买卖？”马亮一乐：“有俏买卖呀！你们敢接吗？”“什么事儿？”“哈哈，我姓马的走到太原府，深夜入公馆，把年羹尧的金牌拿出来了。指望年羹尧丢了金牌，吃三过五，御史言官，知晓此事，一定要罢免他的钦差。他一丢官，咱们再把金牌给送回去。姓马的就要这意思，哈哈哈哈哈！”“哟！金牌在哪呢？”“当然在这儿呢！”“咱还是老规矩，三天后……”“嗷，好好，好好！”一块儿吃着饭，一块儿说了会儿话。野鸡子刘华，离开了九转还阳观，就回山了。

二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已经没有老伴了，只有个独生子，就是墨粉蝶儿段世宝。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儿，名字叫爱贤女段银娘，文武全才好能耐。儿媳妇还有一个五